上帝的末日

深夜……

“啊！”

“嘘，别害怕，这是哪里？”一个黑影问道。

“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是谁？”我故作镇静。

“哦？我是上帝。”黑影回答。

“……你少骗人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我稍稍放心，因为那个黑影好像是一位白衣少年。

“我真的是上帝——”少年无奈地回答，“不信，你看……”说着，他扬了扬手里的一张纸片。

“天堂车票？你骗谁呀，还敢假装上帝，‘末日船票’没搞到，竟然用车票唬我，好大的胆子啊！”我一拳挥了过去，砰！一阵麻木，我居然被弹了回来。“难道，你真的……是上帝？”上帝的脸上写满了无奈，“好吧，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？”

“请讲，我亲爱的上帝！”

“这是哪里……”

上帝生活在遥远的天堂，可是上帝很寂寞，在十二月的一个午后，上帝打开电视，突然看到人类频道上有一则新闻：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。“天灾真的会降临吗？”上帝的心头一紧，突然想起妈妈玛利亚最近忙得很，莫非旧的世界真的要毁灭吗？上帝急忙关掉电视找到圣母：“妈妈，您真的要重组这个世界吗？”圣母一头雾水：

“你在说什么？你父亲暂时没有这个打算啊。”上帝不禁怀疑起来：“那您最近都在忙什么呢？”听到质疑，圣母的脸立刻沉了下来：“大天使去仙女座星云度假去了，你父亲的衣服已经好几天没洗了……还有，你这个臭孩子，赶快去做孔老师留的寒假作业，别在这胡思乱想了——”圣母的一席话把上帝所有的问题都堵了回去。可是，上帝的心里依旧很忐忑，他知道如果他再这样纠缠不休的话，妈妈一定会打他的屁屁，但是，为了人类，他还是决定“下去”看看。于是，他找到了太阳神阿波罗叔叔，央求他设法带他到地球，阿波罗叔叔拗不过他，只好派司机用太阳号马车载他来到地球，临行前还送给他一张“天堂车票”，因为阿波罗叔叔也很忙，上帝恐怕要做天堂公交车回家，于是，才出现了文章开头“上帝现身”的奇怪一幕。

“这是我的卧室，亲爱的上帝。”我恭敬地面对上帝说出我的疑问，尽管我是一位无神论者，“光临寒舍，敢问您有何贵干呢？”

“听说地球人预言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是世界末日呢，我亲自调查，想弄个明白——”上帝看来很低调，我却诧异不已。（其实，他后来告诉我逃掉孔老夫子的课也是原因之一。）经过一番近乎推心置腹地交流，上帝很“赏脸”地决定住在我家。

而第二天醒来，我早已将上帝光临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，当我把一切都收拾停当后，竟然在门口发现了衣着整齐的上帝。

“我想去你们学校看看——”

“好啊，跟我来。但我真不希望‘我亲爱的上帝’来我们学校，因为，我们这儿没人管你是不是上帝，所以，你可能会有失落感哦！”

而走在我身边的上帝竟然哼着小曲儿，好像对我如此的啰嗦毫不在意。

“人类的学校多美好啊！有那么多的科目。对了，你对这些科目都很精通吧？”

“当然啦，还要考试呢！”我平静地回答，不出我所料，我收到了来自上帝崇拜的目光。

上帝很自然地和我成了同桌，就这样朝夕相伴，两个星期的时光如同须臾。我惊奇地发现上帝对语文知识的掌握真是炉火纯青，让这个“外星人”抢了我语文课代表的风头，我真是不服气，好在我能从其他科目上找回些许安慰。上自习的时候，我给上帝补习物理，可是，任凭我如何滔滔不绝，上帝都一副听天书的无辜表情。就在我无计可施之时，他突然兴奋起来：“哦！我懂了，你讲的是物理吧！”我顿时泪如雨下。

待一切恢复正常，我们又聊了起来，“上帝，你说会不会真的有世界末日呢？”上帝不以为然地答道：“我老爸好像没有这个打算，你就放心吧。”我担心上帝的无厘头，就又小心地问道：“我们是朋友吧？”上帝一脸认真：“用东北话说是‘哥们’。”我赶忙说：“那如果真有世界末日，你能带我一起走吧？”上帝显然被我的问题难住了，他嗫嚅着：“这……恐怕不行，我……得请示妈妈……”我不屑地白了他一眼，上帝怕我生气，赶忙安慰我：“放心好了，不会有世界末日的。”其实，我也不相信什么世界末日，我只知道再不努力学习，两个星期以后的期末考试就是我真正的世界末日了。

现实总能让我的理智及时回归，时间越来越紧迫，我可没有时间再给上帝同学补习功课了，一切都要看他自己的“造化”了（这自然不必多说）。随着期末考试的临近，平时异常活跃的教室突然间变得有些杀气腾腾，我和上帝之间的对话也变得越来越少，“末日”之类的话题早已被无数次的考试淹没得无影无踪了。

“今天的体活课又取消了！”上帝幽幽地冒出这样一句话。

“哦！”我头也没抬地答道。

“唉——”一声重重地叹息，“期末考试可怎么办呢？”

天啊，什么时候上帝也开始关注起这个了，不过，我未置可否，依旧写我的化学练习题，老师最近已经找过我好几回了，原因很简单，不老老实实做功课，自习课上和上帝同学说话。我很无奈，也没什么好办法，在期末考试面前什么都是苍白的，上帝也不例外。

“你说，世界末日会来吗？”

“嗯，你在问我？”我很惊讶，上帝竟然在一本正经地问我那个我曾经对其纠缠不休的问题。

“我觉得不会，不会来的。”我笑了。

“真的吗？”上帝突然悲伤起来，“你们所说的什么期末考试，难道不是吗？因为考试，一切都变了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我笑了，继续做我的题，可是，上帝哭了。

晚上，我躺在床上休息，身边是一袭白衣的上帝。我早就把什么世界末日忘在脑后了，而上帝却在自顾自地反复思量，嘴里不停地咕嘟着……

我们概念里的末日不同，但恐惧却是一样的……

上帝慢慢地将手伸进口袋，捏了捏那张发皱的“天堂车票”，还在，
上帝的嘴角露出不易觉察的一丝微笑……